

有没有什么甜文宠文可以推荐的，谢谢？

「既然想吃软饭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」

谢临宵红着眼，捏得我下巴发了疼。

「你爹的软饭，永远比你的香！」我不怕死地嗤笑一声。

《待春闺》（已完结）

我当皇后了。

斗争多年，终有一日，压在谢临宵头上，成了他名正言顺的母后。

我翘着腿，坐在凤鸾宝座上，居高临下问他：「谢临宵，你服不服？」

他低着头，似乎要将我磨碎一般，吐出两字：「不服。」

我与他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可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了呢？

也许，是入宫前夜，他醉酒闯进院子里，要带我走，我给了他一巴掌。

也许，是我冷眼看着他心上人被指去柔然和亲，而未施与援手。

总之，他恨上了我。

次日，谢临宵带着兵马，往坤宁宫前一扎，反了。

窗外的喊杀刺破窗户，灌入双耳。

我没了爹，没了丈夫，还得罪了谢临宵。

当泱泱人马破门而入时，我踮起脚尖，将头搁进早已悬置好的白绫里。

「郑宛央，你找死！」

谢临宵脸上沾了血，活像地狱爬出的修罗，呛地拔出长剑，跨过尸山血海，向我走来。

他是个记仇的人，当年手刃仇人，是一刀刀将人割死的。

我不愿做第二个，于是用力蹬倒了凳子。

喉间的绳结逐渐勒紧，窒息感袭来。

我如同坠落的蝴蝶，沉落黑暗。

「喂，醒醒！到你了！」

黑暗中，有人轻轻推搡了一下我。

扑通。

身体撞在什么东西上。

幽幽的牡丹花香混杂泥土芬芳，钻进鼻腔，我哼了一声，闭眼揉了揉鼻子。

这个时节，只有御花园的牡丹花开得最盛。

紧接着，四周嘈杂声灌入双耳，声音渐渐明晰，像逐渐拉开的大幕。

我迷糊糊睁开眼。

硕大的日头悬在高空，明晃晃的。

有个女人低下头来，挡住光芒，一脸严肃道：「选秀都能睡着，你可真行。」

我细细打量着女子的轮廓，突然睁大了眼，声音沙哑：「静和，我死了。」

啪！

她给了我一巴掌，「郑宛央，当着皇上和太后，我劝你别发癫。」

结结实实挨了一下，我方清醒，一骨碌爬起。

看到眼前场景的那一刻，人呆滞在那儿。

微风袭来，吹起了我的秀发。

鬓间的海棠花舔过耳垂。

穿红着绿的女子，窃窃私语的人群。

年轻一些的皇帝从盘子里摘了颗葡萄喂进嘴里。

早已驾鹤西去的太后就着太监的火点燃了烟叶，缓缓吐出一个烟圈儿。

一切梦幻而又真实。

我怔怔吐出两个字：

「我！」

「靠！」

我重生了？！

我重生在了最差劲的一年。

这一年，我位高权重的宰相爹因贪污受贿，被贬往北地。

我撑着一口气，在选秀上崭露头角，搏得皇上青睐，入宫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妃子。

后来，汲汲营营，登顶凤位，第二天却被煜王谢临宵逼死在坤宁宫的房梁上。

明明给了我扭转命运的契机，这个时间点却让结局变得无法撼动。

如果早重生十八年，我可以在第一次见谢临宵的时候，把「丑八怪」三个字咽进肚子里，不至于叫他嫉恨上我，一恨就是十几年。

也可以在我爹第一次收别人银子的时候，举报他，断了罪孽的念头，不至于后来举目无亲。

甚至可以在谢临宵要带我走的那夜，别无脑地说出我爱上了他父皇那句蠢话。

可是我生在了该死的四月初八，选秀当日。

我对着皇帝发完嗲，因为饿肚子晕过去。

似乎没什么好改变的。

唯一能做的，是改变半年后静和去柔然和亲的命运，让谢临宵不至于一怒之下，杀我泄愤。

就在我暗自腹诽的时候，静和一胳膊肘子怼在了我的肋下。

「煜王看上你了，别发蒙。」

她声音里带了一点激动，仿佛我是个没人要的老姑娘。

我深深吐了口浊气，抬眼瞧过去。

煜王，是哪个？

信息量太大，我没反应过来，直到与眼神不善的男人四目相对，虎躯一震。

重生前带血的脸和眼前之人无端重合。

在我惊恐的目光里，他冷冷一笑，「郑宛央，瞪老子干什么，你有意见？」

谢临宵……

闭眼是他，睁眼还是他。

太阳下，他穿着一身浅色的锦缎袍子，面如冠玉，明硕张扬，一只脚蹬在小几上，浑身透着一股玩世不恭的少年气。

他看上我了？

怎么可能，他喜欢的人静和。

接触到静和的目光，我突然明白过来，是静和去求了谢临宵。

可我前世太过孤傲，家中遭遇变故，宁愿进宫当个妾，也觉不愿意因静和对我的怜悯，而委屈自己待在煜王府当一个侍妾。

真应了那句话，既然都是妾，为什么不当皇帝的妾？

这辈子，我虽不想进宫，可谢临宵身边更去不得。

正欲拒绝，谢临宵笑着说：「郑宛央，前儿你送的香囊，老子不喜欢，回头你再换个图样儿。」

此话一出，太后的脸都绿了。

我的脸也绿了。

私相授受，再清白的身子都是不成了。

这世上敢跟老子抢女人的，谢临宵天底下独一份。

太后气得丢了烟袋，拍案而起，「来人，把人给哀家扔出去！」

不对劲儿……

漫漫宫道上，罪魁祸首骑着他的赛风驹在前方踱步。

我拉着静和跟在后面。

一双眼睛几乎要将他戳穿。

谢临宵是哪根筋搭错了，说出那么句话来。

「……三表哥也不是穷凶极恶之人，你收着点性子，我将来还指望你呢。」

静和捂着嘴跟我小声嘀咕。

我白了她一眼，闷闷道：「你既然喜欢他，大可叫你父王只会一声，让他上门提亲。」

静和的父亲是当朝威名赫赫的异姓王，以静和的出身自然配得上的。

静和一愣，羞红了脸，「你瞎说什么呢……」

我正要加把劲儿，把静和说动，她却突然脚步一停，说要去皇后。

我心想，静和他们家与皇后也不熟啊。

许是靖安王听到了风声，托皇后在宫里给静和物色夫婿，其实这样也好，嫁谁都比嫁去柔然强。

心中欣慰，面上却不敢表露出来，生怕谢临宵以为是我撺掇他心上人另觅良缘，一怒之下砍了我。

我大半日滴水未站，身娇体虚，走了一会儿，只觉得眼前的马有八条腿。

再一晃，人直挺挺面朝天倒下去。

咚。

随从惊叫一声。

「王爷，郑姑娘倒了。」

我就听谢临宵语调张扬，懒洋洋道：「老子不瞎，看见了。」

狗东西。

我在心里不声不响地骂了一句，却闭着眼，硬挺着不起来。

反正梁子都结下了，再结一个怎么了？

你从你爹手里抢过来，没道理回府路上就不管了吧？

谁知道，谢临宵跟我耗上了。

大太阳毒辣，晒得我脸皮阙红。

谢临宵骑着马躲在树荫儿底下，冷冷道：「郑宛央，不怕脸皮晒冒烟儿就挺着。」

于是，寂静的宫道上，横着躺了个人。

远处的树下，盘腿坐了个人，还牵了匹马。

偶尔有路过的宫人，皆低着头匆匆走过。

双方僵持，我硬挺到了日头偏斜。

最后一缕光线收归天际，谢临宵推开下人的蒲扇，站起来，悠哉感叹道：「老母猪该翻面了。」

说完，悠然离去。

托谢临宵的福，我被人扛进了煜王府。

第一晚的待遇不错，他们草草给我扔进一间屋子，关上了门，便离开了。

我折腾一天，沾枕头就着。

第二日一早，砰的一声，我瞬间坐直了身体。

宣战开始了。

明晃晃的天光射进来，窗户大敞，冷风倒灌。

在狂乱的心跳声中，一只黑冠公鸡扑棱着翅膀从窗口被扔进来，鸡毛飘飞。

我尖叫一声，缩在床边。

谢临宵那个混蛋玩意儿，把他的爱鸡丢进来了。

他的爱鸡叫威猛将军，有谢临宵撑腰，前世没少啄我。临死前我最后悔的事，是没把威猛将军宰了炖汤。

谢临宵抱臂站在窗边，「郑宛央，什么时辰了还在睡，不知道伺候你主子洗漱更衣吗？」

「咕咕咕……」威猛将军高昂着脖子，两只黑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跟他主子的傲慢如出一辙。

房里我和公鸡陷入了诡异的对峙。

我蜷缩在被子下面，围住脖子，瑟瑟发抖。

前世我跟随皇帝微服出巡，被一群大鹅盯上了，追了三条街，后来身上被拧得青红交加，好不容易才被得救。

从那之后，我惧怕一切带着尖喙的生物。

我脸色煞白，呼吸不畅，很快眼前发黑，失去了意识。

晕倒前听见谢临宵低骂了一声：「该死的，你怕只鸡干什么！」

等思绪再度回笼，缓缓睁眼，看到的是谢临宵阴沉的脸。

旁边的婢女小心翼翼道：「王爷……王爷……轻点，都掐出血了……」

我倒吸一口冷气，啪，打开他的手，「疼……」死老娘了。

奔到镜子前一瞧：人中血流不止。

谢临宵不耐烦道：「天天这疼那疼的，再说一句，把你嘴缝上！」

他这些粗鄙之语实在和他身份不符，却不妨碍他天妒人怨的美貌。

我满是怨气地盯着他，直到他走，还在哗哗淌血。

经此一闹，我更没心情梳妆打扮了，头发蓬乱地坐在梳妆镜前，用一方帕子摀着嘴，表情呆滞。

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。

「秋葵，今儿听说府里新来了一个厨子。」

秋葵是宫里派来侍奉我的丫鬟，其实她是不是丫鬟大家心里都有数。

这年头，只要是个皇子，府上必然有皇上的眼线。

秋葵乖觉应道：

「听说那厨子来历不凡，曾被先帝赐过金字招牌呢……皇上疼王爷，特地派到府里来做活。」

我轻笑一声，是不是厨子大家心里也有数。

「吩咐厨房，我想吃烧鸡。」我心情极好地往头上簪了一朵花儿，大红的，衬得我人比花娇。

秋葵一脸愁云，「主子，您吩咐得急，咱们上哪弄鸡去……」

我笑了，「后院不是有一只吗？」

中午谢临宵踩点回来的时候，威猛将军刚好上桌。

他背着手儿，心情不错道：「哟，今天吃鸡呢？」

我舀了一碗汤，摆在谢临宵面前，甜笑道：

「特地用南方进贡的芦笋顿了两个时辰呢，王爷快尝尝。」

谢临宵十分受用，端着碗吹了吹，一饮而尽，赞不绝口：「不错。」

他正坐着挑汤里的鸡肉，鸡爪子，黑的，鸡头，黑的，手突然一顿，问道：「哪来的鸡？」

我露出了纯真无邪的微笑。

谢临宵腾地起身，转身走出去，半晌后，院子里传来他的怒吼：

「谁把老子的威猛将军炖了！」

新来的厨子因为炖了煜王的斗鸡，被遣送回宫了。

是夜，书房里，谢临宵一脸阴沉地盯着我。

我哭得梨花带雨，

「王……王爷明察……妾身只想喝点鸡汤，谁知道那厨子把鸡给炖了……王爷有怒火千万别憋着，您打死宛央吧……」

谢临宵眯眼瞧我：「郑宛央，我还不知道你？」

你知道我什么？

咱俩这辈子就见过一面，我还骂了你一句丑八怪，别搞得跟老熟人一样。

我避开他的目光，哭得更加惨烈，小脸儿通红，快要背过去……

「宛央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
谢临宵的表情从狐疑，逐渐变得犹豫不定，最后狠狠皱起眉头，叹了口气，

「别哭了，爷可一句都没骂过你。」

我委屈巴巴地绕过桌案，走到谢临宵前面，勾起他的一根手指，撇着嘴道：「您吓到宛央了……」

谢临宵嗤笑一声，胡乱在我脸上掐了一把，

「胆子小得跟麻雀似的，你立了功，算是将功补过了。」

闻言我心底一惊，合着谢临宵不是傻子啊……

皇帝赏的东西都是宝贝，可皇帝赏的人，尤其是放在厨房里的人，要格外小心。

经嘴的东西一旦交到别人手里，便是将命放到别人手里。

我替他拔了个眼线，可是大大的功臣。

这边正说着话，外头就有人禀报，「王爷，静和郡主来了。」

谢临宵猛地推开我，站起来，「人呢？」

「在老地方。」

谢临宵深吐了一口气，整了整衣裳，对我道：「你先回去。」

我知道他又要去幽会小情人，噢了一声，让出条道。

谢临宵卷着风儿似的不见了踪影。

回去的路上，府里的下人都用充满怜悯的目光看我，仿佛再说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借着静和郡主的势入了王府，到头来还是要吃冷饭，太可怜了。

我没有解释，小门一关一夜好眠。

第二天，皇帝赐了个美貌的女人进府。

在此之前，只有我一名小妾，如今贸然多出来一位，府里顿时热闹起来。

八百年没站过队的下人开始频繁向隔壁雍王府的下人请教，如何才能在这两位女主子中选出一位最有可能成为王妃的。

隔壁下人摇头，「不知道，我们家王妃一年一换。」

美人姓周，单名一个斐。

她仗着自己是贵妾，高我一头，第一天就给了我个下马威。

只是她不赶巧，这日静和正好来看我，那头刚骂完，静和仰着鼻孔道：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」

要知道，静和虽未入府，却早已如同主人一般，平日里吓人说话都不敢大声，生怕吓着她。

周斐却不是省油的灯，昂着脖子：

「静和郡主，这是煜王府的私事，别说您了，就是您爹在也管不着。」

静和一向跋扈惯了，哪里容得下一个小妾来编排她，当场冷笑：

「你信不信，本郡主这就进宫请旨，嫁到煜王府来做王妃。到时候别说骂你，就是把你头按恭桶里，也没人敢说个不字！」

周斐被吓着了，指着静和半天没说话。

最后，还是她丫鬟半拖半拽将人弄走的。

静和抠着指甲笑道：「她有皇帝撑腰，我也有，怕什么？」

这话我没当真，秋葵却当真了，她忧心忡忡地问我：

「主子，静和郡主不会真打了嫁给王爷的主意吧？」

我说：「嫁过来也挺好。」

反正，早晚是要嫁的。

是夜，谢临宵来了。

他踢了靴子，往榻上一盘腿，对着我招手：「来，给爷说说，她怎么欺负你了？」

我虽然没受委屈，却乐意落井下石，直白道：「她骂宛央小狐狸精。」

谢临宵最近格外喜欢掐我的腮，「倒是没错，的确是个小狐狸精。」

我欲语还休，最后半推半就地往他肩上一杵，娇声道：「煜王哥哥真讨厌……」

许是力气大了些，谢临宵咳嗽了一下。

我恶俗地抱着他的胳膊，左一个煜王哥哥，右一个煜王哥哥，给自己喊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结果谢临宵嘴角咧到耳根子，飘飘然道：「老子今晚就给她送走。」

我心想，便是送走，也不是为了我。

而是为了静和。

要不是赶巧儿，静和在府中受了委屈，周斐脚撵在我脸上，谢临宵都不会过问半个字。

我无趣地当笑话听听，夜深了，一开门，周斐一脸嫉恨地站在树下，酸溜溜道：「小贱人，你还敢告状？」

我困得眼皮子都睁不开，只想着让此人上道一点，好解救我于水火，便道：

「姐姐，王爷喜欢嘴甜的，可不喜欢在府里挑事的。」

「郑宛央！你敢讽刺我！」

梆！

她抄起块木头，直中我聪明的脑门儿。

秋葵惊叫一声，替我捂住了额头，「来人啊！主子流血了！」

突然身后大门一敞，一只大手代替秋葵死死压在我的伤口上，声音冷淡到：

「人死哪去了，拿了人送回宫去。」

美人儿还来不及叫嚣，就被人狠狠摁在地上。

谢临宵轻轻掀开我额头的帕子，血水立刻顺着脸的轮廓滴滴答答落下来。

他满眼阴鸷，戾气恒生，「别费工夫了，直接扒了皮！手剁下来！」

我知道扒人皮这事他真能做出来。

前世谢临宵暴戾恣睢，杀人不眨眼，向来没什么底线，上次见他这么残暴，还是有人当众嘲讽他的母妃。

周斐吓得小脸儿惨白，「王……王爷，您说妾身入府自便，您不管的……」

谢临宵冷笑一声，「没让你自便到她身上。老子给你脸，你不要，那就扒干净了。」

美人抖若筛糠，满眼震撼，「我不服！她也才入府！凭什么！凭什么！」

谢临宵拉着我的腰，往身旁一揽，「老子跟她说的话比你吃过的盐都多，你敢跟她比？」

在美人的惨叫中，他拉着我重新回到房内，找出金疮药给我上药。

血模糊了眼前的视线，我坐在小榻上，怔怔地盯着谢临宵。

我忽然道：「我不会告诉静和的，你不必紧张。」

谢临宵低着头，「提她干什么？」

我识趣地闭了嘴，想着改日静和来的时候，可千万兜住那个倔脾气，不然她对着谢临宵发火撒气，倒霉的还是我。

烛火照在他的侧脸上，光影分明，长长的睫毛在下眼睑处投落暗影，如果不开口，谢临宵绝对是个妥妥的美男子。

奈何他长了张嘴。

「郑宛央，你不是挺能耐吗？不会躲？」

我能耐有用？全是替你家静和挡枪，不给我点金银首饰可太差事儿了。

我低啜一声，依偎在谢临宵怀里，「谢王爷救命之恩。」

谢临宵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道：「郑宛央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」

我在想什么，当然是把静和嫁给你，然后功成身退。

谢临宵见我不说话，掰过我的头朝着他，

「郑宛央，爷知道你心里有算计，可你藏着点，别叫我看出来。」

我索性不跟他兜圈子，「王爷，你把静和娶了吧。」

谢临宵一顿，虚起眼：「你让老子娶谁？」

「静和。」

他腾的站起来，「你想都不要想！」

「郎情妾意！多好啊！」

「老子去你的郎情妾意！」谢临宵砰地踢翻了凳子，「郑宛央，你吃饭都吃脑子里去了！」

说完，夺门而去。

带得门咣当一声响。

我愣了神，不明白谢临宵在抽什么疯，眼看夜深，正准备早早入睡。

子时刚过，下人急切地敲响了门窗，

「主子快去瞧瞧吧，王爷在外面喝醉了酒，和别人打起来了。」

我脑袋蹦磕在床角上，立刻弹起来，低骂一声，裹紧大氅，冒雨出府寻人。

大街上空空荡荡，不多时已经行至酒楼前。

门口燃了一盏小灯，掌柜的蹲在门口，看见我，殷切地跑出来：

「夫人，王爷正寻您呢，快快进来，外头可冷！」

我搓了搓冻红的鼻头儿，接过掌柜的递来的汤婆子，随他进了雅间。

原以为会瞧见筷子盘子纷飞的修罗场，谁知谢临宵正支着头，慵懒地瘫坐小几旁，眼眸轻阖；不远处，是钦天监杨大人。

杨大人喝大了，念念叨叨：

「天子血脉又如何，未经四书五经教诲，犹如未开化之蛮人，难登大雅之堂。」

这话傻子都听出来，骂谢临宵的。

若放往常，谢临宵不徒手捏碎杨大人的脑瓜子都算仁慈了，今儿却不知怎么了，靠在那儿一言不发。

掌柜的懂事地替我们合上了门。

我环顾四周，抄起一个花瓶，犹听杨大人在满口放屁：

「文礼不通，奢靡铺张，出身低贱，为人不齿……噎……杨某以身证道，不畏权贵——」

砰！

我举着花瓶，狠狠敲在杨大人的头上，低声道：「去你娘的以身证道。」

前世要不是他们，谢临宵也不会黑化成那样！

杨大人额头高高鼓起，高喊：「就凭他老子是皇帝！我不服——」

砰！

又是一声。

我气喘吁吁，费力地提起花瓶，「不服憋着。」

杨大人青了一只眼，「他娘的——唔唔……」

我将抹布塞进他的嘴里，抹去碍事的头发丝儿，肚子里的起床气才勉强出了个干净。

一回头，谢临宵眼神清冷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

我手一抖，哐当！

花瓶落地，碎瓷飞溅，杨大人疼得打了个滚，抹布掉了一半，开始呕吐。

在这诡异的动静里，我扯扯嘴，企图挽回自己文静娴淑的形象，

「王爷，妾身呢……妾身终于找到您了！」

谢临宵任由我扑到他身上，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。

夜露浓重，渗透了他的衣衫，可见他已经在窗下待了很久。

此人装醉，莫不是故意试探我，如果真揪着殴打朝廷命官的事治罪，如何应付过去？

蓦地，谢临宵抬手，狠狠扣住了我的后背。

一片寂静了，谢临宵哑着嗓子道：「娘娘，你的额头怎么红了？」

娘娘，不是宛央。

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。

万千思绪此时已经乱做一团，我扑在他身上，一动不敢动。

先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，如果我可以重生，谢临宵为什么不可以。

我依稀记得前世曾有无数次，谢临宵在酒楼喝得烂醉如泥，我提着扫帚，气势汹汹地拎着他的衣领拽回去。

那时候瞧不起谢临宵的人更多，我打不过，就一言不发地将人提回去关禁闭。

他压着我，像是要揉进骨血里去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，「娘娘，你怎么才来……」

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声音嘶哑，「呃……那个……我……」

谢临宵清醒的时候，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突然软下来，我竟不知道如何应对。

他抬起眼，眼里醉意朦胧，混杂着一些挣扎和痛恨，还有一丝不甘和懊悔。

「你怎么听不懂话呢……」他抱着我，喟叹一声，「我不想让你死的。」

我惊讶地张大了嘴，下一刻，冰冷的唇吻上来，带着一点酒香，强势又霸道。

他的手探进我的衣裳里，胡乱地摸索着后背的细线，一松，我的身前再无遮挡。

我惊叫一声，被他堵住嘴，抱着滚进屏风后去。

我惊慌地撑着他的身子，喘息道：「谢临宵，你喝醉了！隔壁还有人啊！」

谢临宵红着眼，压着我的手腕，

「是啊，醉了，不喝醉你怎么会出现在我梦里。宛央，父皇的软饭不好吃，你吃我的不行吗？」

说到最后，他强势地破开阻隔，手一路挪到了下面去。

我倒抽一口冷气，惊叫一声，很快脸颊烧红。

「谢临宵！你疯了！」

谢临宵眼眶通红，像一头发了疯的狼崽子，

「父皇碰过你吗？郑宛央，你才多大！就晓得找老男人！我不老，你找我啊！」

我眼泪涌出来，用尽力气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，「谢临宵，你清醒一点！」

我虽然进宫早，却不曾真正侍奉过皇帝，也许是他觉得我太小，心有隔阂，一口皇帝叔叔叫大了一辈。

我不知道谢临宵还有这么一份心思。

四周突然一静，谢临宵顿住了。

他的瞳孔微微扩大，眼神逐渐清明，手一松，怔在那儿。

我挣开他的钳制，抱着膝盖退在角落，衣衫不整，泪水一个劲儿往下掉，小声呜咽，「你混蛋……」

啪。

又是一个巴掌。

谢临宵狠狠扇在自己脸上，比我下手都狠。

他脸色惨白，闭上眼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屏风外，我听到杨大人的夫人骂骂咧咧地推开门进来，然后闹哄哄地提着杨大人走了。

小门一合，满室重归宁静。

「宛央……我对不起你。」

他的声音很轻，仿佛再高一度，就会吓坏我。

这是前世今生，谢临宵第一次跟我说对不起。

我脸颊湿热，抹了把脸，带着哭腔道：

「你说对不起就有用吗？你今晚对我干的事，一句对不起就能抵消吗？」

其实也不是大事，无非就是摸了摸，亲了亲，抱了抱，可谢临宵好像对此，十分愧疚。

谢临宵慢慢将手伸过来，生怕吓到我，在发现我没有抗拒之后，握住我的手，放在他的脸上，哑着嗓子道：

「宛央，往这里扇。什么时候出气什么时候算。」

我狠狠推了他一把，没推开，「我嫌手疼！」

谢临宵紧紧攥着我的手，生怕我跑一样，「那我自己来，你数着，好不好？」

我知道他真干得出来。

前世就一根筋，被人打得皮开肉绽都不说一句，这会儿他是真要给自己上刑啊！

「我困了，不想看你。」我撇过头去。

谢临宵一僵，落寞道：「我送你回去。」

「衣服都叫你扯破了，怎么走？」

谢临宵愈加愧疚，「我……我以为那是在做梦……我以为不是真的……」

「不是真的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了吗？」我带着鼻音，用脚不轻不重地踹了他一下，「我是你的娘娘……放尊重点儿。」

「别提那两个字。」

谢临宵冷声冷气地，一副想发怒，又不敢的样子。

到最后只能不忿地扭过头去，「宛央，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，别往我心上捅刀子。」

他不认我也正常。

我和他，如果抛开仇怨不贪，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

那时候谢临宵贪玩，我看不惯他，便每天提着扫帚追着他打。

皇帝那时候总跟我爹笑着说：「小小年纪就知道驯夫，以后可真得叫宛央多多看着他。」

眼下，还成了我的错。

他憋了这么久，害得我悬梁自尽，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他。

我用脚尖轻轻勾了勾他的胳膊，等着他耳根发红，才小声道：

「我什么都没穿，还冷着呢。」

谢临宵脖子也红了，却坐着一动不动，看也不看我。

我气得站起来，「算了，我自己回去。他们爱看就看吧，反正也没几两肉。」

「郑宛央，你敢！」背后传来谢临宵咬牙切齿的声音。

我一回头，谢临宵已经走过来。

他脱下袍子往我身上一披，罩住了我的头，说道：「回家。」

那日之后，谢临宵足有三天没出现我面前。

这几日静和频频造访，话里话外探听一些柔然的消息。

我心头一牵，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」

静和兴致不高的样子，「皇帝叔叔说，可能要找人去和亲。」

我心中酸涩，握紧了静和的手：「静和，找个人嫁了吧。」

静和走的时候，眼睛红得像小兔子，问我：「即便是嫁给皇家，都没有关系吗？」

我想，她大概是想嫁给谢临宵，手紧紧攥起，「没关系的。」

静和垂下眼，低声道：「宛央，我明白了。」

过了几日，便是谢临宵的生辰。

当年谢临宵的母妃冠绝六宫，圣眷正浓，糟了人嫉恨，生产之日惨遭暗害。

若不是后来我爹的贪污案牵连甚广，宫人招供的时候，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都说了，谢临宵的母妃之死，至今还是个迷。

是以，每逢生辰，我都不敢招惹他分毫。

可是一连几日，谢临宵仿佛人间蒸发一般。

终于在今日，我探听到他的下落，煮了碗面，亲自端着去了他房中。

叩门声响彻夜空，屋内寂静无声。

我不死心地继续敲门：「谢临宵，开门。」

还是没有动静。

我一着急猛地推门，好巧不巧，门呼啦从里被拉开。

我扑了空，一盆长寿面眼看就要倾斜着泼在谢临宵身上。

他长臂一揽，扣住我的腰，另一只手稳稳端住了托盘。

夜色深沉，我仰起头，借着月光，对上他深沉的眼眸，眼底就像化不开的浓墨。

想到上次两人尴尬的场景，我摸了摸鼻子，

「你藏屋里干什么呢……叫半天也不开门……」

搂在我腰间的大手一紧，捏得我惊呼一声，绷紧了身子。

看不见的黑暗里，我的脖子渐渐攀上红霞。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给你过生辰啊……」

谢临宵不说话了，我以为他生气了，觑他一眼，谢临宵背对着我，燃起了灯。

他神色如常，凉凉道，「有什么好看的，早点睡吧。」

我听出来了，他心情不好。

只是声音里少了一些威胁，多了一份随意，终究是待我有些不同了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看向被煮成糊糊的面，心生忐忑。

我正出神地想着，谢临宵筷子已经插进了面条里，翻搅一番，狠狠皱起眉头。

断成这样，不太吉利。

谁知，谢临宵将碗一拉，低着头将一筷子糊状物塞进了嘴里。

我不适地皱起眉头，一脸痛苦地看着他慢慢咀嚼，想问他好吃吗，却始终问不出口，算了吧，看着也不能好吃。

烛火跳动，光影渐渐挪移，谢临宵低着头，专心吃面，足足有一盏茶的时间，没有跟我说一句话。

当打更人高亢的喊声响起的时候，一碗面见了底。

我倏地回神，看见谢临宵的鼻尖上出了薄汗，望着我的眼神黝黑晶亮，让我想起当年府中养的来福。

我心脏一紧，话随口出：「谢临宵，岁岁平安，四年后，我还给你过。」

他的生日四年一次，前世都没正儿八经过过，这种话，我也只对他说一回。

谢临宵嗤笑一声，垂下眸子，修长的食指轻轻往眼皮上一搭，抵了抵，遂又睁开眼，

「谁说老子四年一过，以后老子年年都过，再做不好，给你卖了。」

行吧，您是寿星您说了算。

我拍拍裙子，起身的时候突然被谢临宵拽住了手腕，正正当当坐在了他的大腿上。

「去哪儿？」

我大惊，「回……回去睡觉……」

我触到什么，浑身突然烧灼一般，血液变得滚烫。

谢临宵喉结滚了滚，眸色加深。

「谢临宵，你不要脸！你怎么能对我……」

「不能对你什么！」谢临宵一双黑眸死死锁住我，手压着我的肩膀往下一按，「老子差哪儿了！」

我彻底乱了阵脚，情急之下，面红耳赤道：「我好歹当过你的——」

「嗤——」谢临宵不屑地压上来，「你才给我当了几天后娘，龙床都没爬上去过，就想着压我一头！郑宛央，你做梦！」

我被他的话撞得思绪大乱，喃喃道：「好哇，谢临宵，你终于不装了……」

上次醉酒之后，我俩处于衣衫不整的尴尬状态，谢临宵自然没有多做解释。

谢临宵撮着我的嘴唇，久久没有说话，我觉得自己眼花了，他眼眶有些红，眼神亮得吓人。

雨夜寒凉，不多时大雨倾盆而下，连窗纸都湿了一层。

谢临宵身上还余留澡豆儿的香气，他牵着我的手：「今晚不许回去。」

我咕咚咽了口唾沫，「我……我怎么觉得你喜欢我？」

谢临宵冷哼一声，「你可真聪明。」

「可你不是喜欢静和吗？」

「喜欢个屁！」

我小脸一跨，「完了，我把你许给静和了。」

咚！

一扇门当着我的面狠狠合上。

谢临宵站在里面，怒吼道：「郑宛央，你爱睡哪睡哪儿，老子再喜欢你就是狗！」

「谢临宵，我冷。」我仰着头，盯着屋中的人影。

里头半天没有动静。

我叹了口气，刚要走。

门突然一开，伸出只胳膊将我卷进去。

明明看起来瘦削高挑的男人，小臂线条出奇的流畅，蓬勃饱满，甚至有些硌人。

热腾腾地温度立刻将我包绕。

我轻呼一声，「轻点，疼……」

他像个石头人，下手又没轻没重，我估摸着后腰上已经被捏得青了一块。

谢临宵松了松力道，将头迈进我的颈窝处，「你真走啊……」

心里一软，我小声道：「没呢。」

我感觉到一片湿意，不由自主地摸上他的头，「你好好的为啥想不开啊？」

我指的是他重生这事。

「哪来那么多问题。」谢临宵闷闷道。

我动动脑袋，「不会是……为我殉情吧。」

谢临宵过了好一会儿，不忿道：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……老子眼瞎了，为你殉情……」

这种语气没什么威慑力。

这一夜，谢临宵小心翼翼地抱着我，他怀里暖和，一觉睡得格外香甜，直到天明都还不愿意醒。

等彻底清醒过来，发现屋里已经没人了，桌上热着饭，秋葵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打量我一番，眼底雀跃一闪而过。

「王爷呢？」我坐在镜子前发呆。

「王爷一大早就上朝去了。」秋葵老老实实答。

金钗当一声掉在梳妆台上，我空着手发愣，「谁上朝去了？」

「王爷啊……」

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，谢临宵这位二世祖，混账了十几年，一宿之间，从里到外换芯儿了，上朝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？

朝上有他的位置吗？

秋葵小眼珠子滴溜一转，「主子，听说是为您的事儿。」

我揽镜自照，满意地打量镜子里绝世出尘的佳人，捻开鬓间紧凑的花蕊，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」

心里一突，谢临宵不会真的脑子坏了要封我做王妃吧？

罪臣之后，戴罪之身，他没得好事没求来，还惹一身骚。

秋葵摆楞着小脑袋：「听说，是柔然的使者前来替他们的王上求娶公主。」

如果我没记错，北方小国柔然前不久闹了场乱子，抢了北魏几座城，也没打起来，一开春，柔然使者千里迢迢，厚着脸皮来

了。

前世我忙着受封正宫皇后，皇上派了静和公主去和亲，谢临宵奉旨护送，圣旨刚下，谢临宵就领着兵反了。

我手指紧张地攥着簪子，「可知道是派谁去了？」

秋葵急的摆手，压低嗓音道：「本来是定的静和公主的，可是昨夜……变了，换您去了！」

我一愣，心头闪过一丝怪异的感觉。

到了晌午，天渐渐暖和起来，我披着大氅，揣着手，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同时也在等谢临宵回来。

这一年的雨水格外多。

不多时，听见外头哒哒的马蹄声，接着马儿嘶鸣，青蹄着地，是谢临宵那匹赛风驹的动静。

我朝门口望去，谢临宵风风火火进门来，不像是吃了瘪的模样。

他远远瞧见我，勾了勾嘴角，「冷成这样，怎么不进去？」

这莫名其妙亲热的语气是怎么回事？

仿佛我是等他归家的小媳妇，他是辛苦赚钱养家的大丈夫。

我拍拍屁股上的雪茬儿，站起来，「听说，北魏要送我去和亲了。」

谢临宵漫不经心地解着大氅上的扣子，没头没尾来一句，「静和去不成了。」

见我眼巴巴望着他，谢临宵解释道：「昨夜，静和受封皇后，入主中宫了。」

两辈子的剧情掉了个个儿，我一下子楞在那儿。

如此匆忙就定了皇后人选，未免过于仓促，心中的怪异感越发强烈，似乎哪里不对劲。

谢临宵净了手，「静和早就爬了父皇的龙床，昨夜太医诊了脉，已有两个月身孕，靖安王连夜进宫讨要说法，皇家推不掉的。」

我没想到，静安唤皇帝叔叔，却没有将皇帝当真正的叔叔来看，两个月前……

想起我为静和殚精竭虑的日子，突然间，就有点不是滋味。

原本，皇帝就存了让静安当皇后的心思。

那么前世我当皇后就很耐人寻味了。

谢临宵解扣子费劲，于是低下头来，「你替我解吧，我不会。」

我心不在焉地给他弄着，谢临宵说道：「放心，爷还没答应，谁敢放你走？」

我呆愣愣地看着他，谢临宵笑道：「瞧你拿不住事儿的蠢样，还得爷罩着你。」

我好奇道：「那……那换谁去？」

「老子去。」

屋里一静，烛火噼啪发出炸裂的脆响。

我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，要么就是谢临宵脑子出了毛病。

惊悚的眼神被谢临宵捉了个正着，他刺啦裂开碍事的大氅，抱着我往暖榻上一滚，大腿横在床边，拦住我的去路。

「郑宛央，爷亲自去把柔然老货的项上人头给你割下来当球踢。」

要命，我发的哪门子癫要将人头当球踢！

可看见谢临宵锋芒毕露的模样，我后知后觉，皇上要派谢临宵挥师北上了，这次极有可能是借和亲之名，干一票大的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「我想留在京城——」

「留个屁。」谢临宵毫不留情地打断了我的话，「你不装装样子，怎么着，还得老子披着盖头替你上阵啊？」

得了，知道不可得寸进尺，我干脆不说话了。

下午，静和来了。

我坐在外头的柱廊下，等了一小会儿。

静和的妆面有点浓，脸上没了一贯的跋扈，显得十分低调。

「宛央，我给你求了平安符，带着上路吧。」

上路这俩字听起来刺耳，我坐着没动，更没伸手。

静和的表情有些失控，她蹲下来，仰望着我：

「宛央，我不得不为自己谋算，但是我没想到是你。」

「你真的没想到吗？」

静和举手对天发誓：「宛央，我只想当皇后，为了我的家族荣辱，为了我的爹娘。柔然我是万万去不得的。」

「你一开始，就想当皇后？」我低垂着眼睛，轻声问道。

静和笃定道：「是！」

我突然笑了，轻轻扶开了她的手，「如果我只有二十岁，我会信你的。」

静和一脸困惑。

我轻轻推开她，站起来，闭了闭眼。

前世我受礼册封前，一直住在坤宁宫，见过的人，只有静和。

她说，我会是皇后，而她要去和亲了。

如果从一开始，就是个骗局。

如果从一开始，要去和亲的，就是我。

静和为了让我替她和亲，亲手编织了一场梦……

那么她，真是太可怕了。

静和还蹲在地上，透过浓密的眼睫毛，不动声色地盯着我。

我笑了笑，「静和，如果当年你如实同我讲，我会同意的。」

开了春，京城的柳树都抽了芽，我被封了个平朔公主。

顶着公主的名头，得从宫里出嫁。

一群老嬷嬷见我年纪轻轻就要担负起和亲重任，于心不忍，铆足了劲儿给我画得明艳动人，说那柔然老贼再怎么混账，也该晓得怜香惜玉，漂亮一些总是没错。

出了京城，风大，吹得车帘猎猎作响，柳絮一股脑地倒灌进来，我掀开盖头，咳得差点背过气去。

天知道，这是我一年之中最难熬的时候。

谢临宵作为「送亲」将军，早就等在城外。

马车刚停，就见一道高大的人影从外头逐渐走进，呼啦，帘子掀起来，「郑宛央，别坐车了，下来骑马——」

他话别在喉咙里。

我捂着嘴，泪水连连，从他眼里看见了一瞬间的惊艳。

啪嗒。

谢临宵手里的水囊掉在地板上。

呼啦。

帘子被他狠狠扯上。

他人影立在外头，不动了。

我咳得上气不接下气，「王爷，宛央想喝水……」

「没长手？不是在地上？」谢临宵声音发硬。

我猛咳几声，踉跄着起身去捡水囊，哪知下一刻帘子复又拉开。

谢临宵像个猴子似的窜进来，抱起我，用背挡住了外面人好奇的目光。

我小脸泛红，额头出了薄汗，虚弱地倚在谢临宵的怀里。

就听谢临宵骂骂咧咧地拔开塞子往我嘴里灌水，还嘟囔着：
「画这么漂亮干什么？勾魂去呢！」

勾不勾别人我不知道，反正谢临宵的魂儿快被我勾走了。

喝水的功夫，他眼睛发直三次，舔嘴唇三次，喉结滚了三次，
贴在我腰部的手掌滚烫似火。

「喝水都不利索。」他低喊一声，举起水囊往自己嘴里猛灌，
接着掐住我下颌，迫使我小嘴儿微启，含着水就怼上来。

我睁大了眼，感觉到了他灼热滚烫的呼吸，唇瓣相接处如同火烧起来，气息乱了，一种隐秘的愉悦在心底盘旋，过电感自后脊直蹿天灵盖。

我呜咽一声，眼睛里含了水，嗔他一眼，「粗人……」

谢临宵嘴一咧，露出森森白牙，「你敢嫌弃爷？」

我窝在他颈子下蹭蹭，撒娇道：「我哪敢啊……」

谢临宵黑眸落在我脸色，仔仔细细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用大拇指压在我的唇上，狠狠揉搓，「涂这么红干什么！不许涂！嫁衣都不许穿！」

他又是发的什么疯！

嘴唇本就被他咬得发肿，如今惨遭蹂躏，不红才怪。

我止不住他，慌乱中一口含住他的食指，轻轻一舔，谢临宵虎躯一震，跟过了电一样，人僵在那儿不会动了。

这时候帘子外，谢临宵的下属好心提醒：「王爷，该上路了，别误了吉时。」

谢临宵将我放在软凳上，警告地瞪了我一眼，翻身下车。

一路从南到北，天气渐冷。

我身上的衣服多了一层又一层，最后干脆把袄子穿上了。

如今已到东吉，再往北走个五十里，就到了北魏和柔然的交界，那个地方我和谢临宵就要分道扬镳，各忙各的。

柔然境内有一座山，叫瞿瞿山，易守难攻，可一旦攻下，往北三十里平原，将在无人能阻挡北魏的将军剑指王庭。

我作为和亲公主，要绕道瞿瞿山西麓，比起穿山而过，到达王庭的日子足足多了半个月。

半个月后，我将到达王庭，与他们柔然的王成亲圆房。

故而谢临宵攻下瞿瞿山的期限，只有半个月。

当然，若他不在意我的死活，别说半个月了，半年他也耗得起。

四万雄狮往瞿瞿山下一扎，北魏偌大的山河就在身后，柔然的苍蝇想飞进去都是痴心妄想。

阿嚏！

我坐在马车里，裹了三层袄子，还是打了个喷嚏。

天色渐晚，我们在东吉的一处驿站歇脚。

前不久这里下了场冻雨，地面湿滑，谢临宵从马上跳下来，就过来捉我。

我不满地挣扎几下，任由他将我提进了驿站。

驿馆没见过身份尊贵的大人物，听说我们是京城来的和亲队伍，诚惶诚恐地备了饭食，便匆忙退下。

我和谢临宵各有一个雅间，他不在自己屋待着，跑来我这边，也不跟我说话，点了一盏灯，就着昏暗的光亮研究舆图。

我凑过去，看见舆图上乱七八糟的标记和批注，咽了口热茶没说话。

只是我有点顾虑，俗话说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我能不能活着走出柔然王庭，全押在了谢临宵身上。

可他至今还没表态，唯一一次诉衷肠，是要将柔然老王的脑袋割下来给我当球踢。

夜深人静，我看他实在没有休息的意思，脱了袄子钻到他怀里，捏着嗓子道：「王爷，宛央困了。」

说着，手指顺着他的衣领子滑进去。

谢临宵眼睛盯着與图，按住我作祟的手：「你困了祸祸我干什么，躺床上睡去。」

我咬咬牙，小声道：「我不……没你陪着我睡不着……」

谢临宵手一抖，漆黑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哑声道：「你再说一遍？」

我勾着他的腰带，一拉，谢临宵的衣裳就散了，热气扑面，我舒服地依偎着他，「王爷陪宛央睡觉吧。」

啪。

與图被他摔在桌子上，谢临宵的注意力彻底从排兵布阵挪到了我身上。

他让我坐在腿上，右手摸着我的颈子，不由分说地吻上来。

我被他吓了一跳，本能地去推搡他，没用多少力气，更像欲拒还迎。

还没适应如此猛烈的进攻，谢临宵突然抱着我站起来，压着我，一起摔在柔软的床上，「郑宛央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是你先勾引的我！」

明明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出来，偏偏带着点委屈。

我含混地应了一声，忍不住笑了。

忍了这么久，我总算摸透了一个道理：谢临宵他护犊子，成了他的人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

谢临宵动作谈不上粗鲁，但也绝不温柔。

他像是抱着个绝世珍宝，不知道怎么稀罕，动作初始时有些生疏，我没忍住，嘲笑了一次。

一下似乎戳了他肺管子，抱着我一整夜没撒手，床第间一个劲儿恐吓我：「再笑一个试试！」

我怀着逗弄他的心思，咧着嘴，渐渐地，就笑不出来了，接着，眼眸含泪，两手徒劳地攀着他的臂膀，连连告饶。

谢临宵像吃了疯人药，精力旺盛地可怕，男女力气悬殊，我后来压根没了反抗的资格，他欺负狠了，我便装模作样地哭两嗓子。

谢临宵忍得面色通红，抵着我的额头咬牙切齿道：「早知你磨人，当初就不该认识你。郑宛央，你当年嘴欠骂我干什么！」

这种时候，陈年老账他也能翻出来。

我咬着唇，泪水涟涟：「宛央知错了。」

「我是不是丑八怪！」

「不是……」

「后悔没？」

「后悔了……」

「给爷道歉！」

「对不起……」

谢临宵意乱情迷的时候，死死抱着我，没头没脑地来一句：

「郑宛央，不许死……」

颈子上有一点湿润，我后知后觉道，谢临宵好像哭了。

待到我两脚虚软地坐上马车，已经晌午了，和亲的队伍加速启程，赶往柔然。

谢临宵没了刚开始的消停，没事就跑进马车来，抱着我一通乱啃，手还不老实，「疼吗，爷给你看看？」

我恼羞成怒地拍开他的手，俏脸绯红。

说到底，我也是正儿八经的大家闺秀，白日宣淫这种事，想都不敢想。

瞿瞿山下，兵分两路。

谢临宵牵着我的指头，摸来摸去，一张俊脸沉到海底去了。

「爷三日就给你把瞿瞿山打下来。」

我知道他说得是气话，凑上去亲亲他，「王爷，四月初三，是宛央的生辰，一定要快一些。」

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把生辰告诉他了，怕他说出更荒唐的话，连忙道：「我能不能不要柔然老王的头啊……」

谢临宵突然笑了，如春光乍亮，春风拂面，「这次送你个特别的。」

他笑起来真好看，我痴迷地盯着他的唇瓣，就看见唇瓣一张一合，「老子把柔然打下来送你。」

得，就不指望他能说点别的。

谢临宵要走了，我站在车辕上，突然眼眶发酸。

这次是真的送出了男人上战场的感觉。

谢临宵颀长的身影跃然马上，勒紧赛风驹的缰绳，寒风中，马鸣高亢清亮，斗志昂扬。

似乎，少年本该如此，如朝阳灼日，前程似锦。

他意气风发地立在晨曦的光辉里，浑身染上了光，

「都给老子听好，马车里坐的是爷的小太阳，谁要让她有个好歹，老子让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」

谢临宵的离开只带走了一小部分人，大部队入了柔然境内，向都城进发。

天越发寒凉，入夜后冷得刺骨，我披的狐裘大氅是谢临宵找人订做的，加了两层狐狸毛，往身上一裹，暖乎乎的。

可即便如此，谢临宵三个字就像印在脑子里一样，时不时从记忆深处蹦出来，混账的样子，深情的样子，抱着我喊郑宛央的样子。

我越发沉默寡言，连秋葵都察觉了不对，「主子，北地风大，霜气重，咱们还要在路上耽搁很久呢，千万保重身子。」

我咳嗽两声，侧躺在柔软的坐垫里，突然觉得谢临宵说把柔然老王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是个不错的主意，没得他一把年纪了，还没皮没脸地祸祸北魏的姑娘。

一场乌云滚滚，气势汹汹压在头顶。

冷风愈大，吹得队伍寸步难行。

我捂着脑袋，头晕眼花地坐起来，突然，马车一震。

队伍中的将士发出一声急促的呼喊：「有刺客！保护公主！」

就知道没这么顺利！

事先料想的兵戈交接没有传入耳朵，一个男人的声音狂放地传入耳朵：「乖乖交出公主，饶你们不死。」

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话，却能听出话语中的兴奋。

秋葵慌了神，「主子，这……这荒郊野岭，哪来的强盗！」

我眯了眯眼，「来者何人？」

外面等了很久，侧面一将领低声道：「稟公主，是柔然的二皇子，云措。」

此人我早有耳闻，我爹作为厚黑权谋的奸佞之臣，常年沉迷于扒周边小国的族谱。

云措是柔然老王醉酒宠幸仆婢后生下的孩子，打小不得宠，这几年柔然王庭内斗得厉害，云措大概是狗急跳墙，以为截下我，就能得到北魏的支持。

殊不知瞿瞿山一但被攻下来，他和他老爹，都要去蹲号子，吃牢饭。

我手指轻轻搭着膝盖，一下下敲着，缓声道：「二皇子亲自来迎，本公主不胜感激，剩下的路程，有劳二皇子了。」

秋葵见鬼般瞪着我，「他不是迎亲啊，是抢亲啊。」

我低着头，笑道：「能抢得过谢临宵，算他有本事。」

倒霉蛋犹自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公主娶回了老巢。

队伍改了道，向东一折，进入了云措的封地。

云措生得棕发碧眼，前庭饱满，鼻梁宽阔，体格硕大。

他初见我，仰天大笑：「久闻公主美名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」

「从哪闻的？」

「岳父大人。」

我：「？」

直到我在云措的老巢里见到了我爹，他比离京时更加精神，可以称得上容光焕发，整个人胖了一整圈，双下巴都出来了。

我爹看见我，嘴唇轻颤，「囡囡……爹爹想你想得好苦——」

我爹号称北魏第一大才子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我压根没想到他能变成这样。

为此，我好几天没理他。

前世，我怀着对我爹的思念，苦苦爬到皇后之位，最后被叛军逼得悬梁自尽，合着我爹在柔然小日子过得那叫个水灵。

「囡囡呀，听说你嫁给了三王爷。他对你好不好啊？」

「囡囡呀，你看云措也挺好的，他眼巴巴等你好几天了，你考虑一下？」

我捂着平坦的小腹，计算日子，谢临宵已经失去我五天了，说好的三天就把瞿瞿山打下来的呢？

「囡囡呀——」

「岳父大人，本王今日新得了一树玉珊瑚，珠圆玉润，最配公主。」云措穿一身湖蓝色鹿皮长袍，一双碧眼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笑容缱绻。

我不舒服地皱起眉头，低下头淡淡道：「别跟我配，给我爹吧。」

我爹哂笑，摸了摸脖子，小声道：「爹没胖多少……」

云措继续道：「今儿天色甚好，本王带公主出去转转，欣赏一下咱们柔然的美景。」

他没用商量的语气，甚至要上前抓我。

我爹轻咳一声，不动声色地挡在身前，浅笑道：「殿下，老夫也没欣赏过，不如一起吧。」

云措的眼神显然并不想和他一起。

但架不住我爹为官多年，左右逢源脸皮厚，硬是挡在我和云措中间，一副无知无觉的模样。

我看我爹顿时顺眼了许多。

「公主请看，这是咱们柔然的河，冬日结了冰，通行车马都是可以的。」

哦。

「谢临宵若敢来，本王叫他有去无回。」

大傻 x。

「到时候本王入主中原，封你为后，共享盛世。」

梦做得挺好。

云措一脸桀骜，用腻死人的眼神看着我，「公主以为如何？」

我扯出一抹温柔的笑容，「王爷所言极是。」

柔然的天气本就寒凉，我冻得手脚僵硬，并没有心情跟他絮叨。

太阳挂在天上，蒙了一层薄薄的雾，我皱了皱眉，大雪封山，谢临宵打得下来吗？

很快，瞿瞿山传来了消息。

云措黑着一张脸，连夜闯进了我的屋子，拖起我的手腕就往外拉。

我爹站在院子了，一声怒吼：「你放开她！」

云措双目猩红，「军师，这事你别管！她是谢临宵的女人，我不信谢临宵不心疼！」

「她也是我闺女！」我爹中气十足地大吼道，「想打赢这场仗，最好放聪明点！」

我爹在我心目中，一直是最聪明的，他用一年的时间，哄得云措对他言听计从，如今话刚出口，云措就漏了怯。

「军事，本王绝不伤她！但这个人质，她必须当！」

我知道，谢临宵打上瞿瞿山了。

这个深夜，我坐在云措的马上，冷冽的风刀刮着脸皮，一路狂奔到了瞿瞿山下。

原本白雪皑皑的山脉，已燃起烽火，山上杀声震天，狼烟四起。火光给暮色染了一层血色。

云措低骂一声，在两里地外停了马，静静等待。

沉沉暮色里，一个高大的人影自山脚下骑马而来。

他手持长枪，身着铁甲，看不清面容，身后黑压压四万兵马严阵以待，北魏拿下了瞿瞿山，柔然已尽在囊中。

「别碰她。」谢临宵声音嘶哑，杀气浓郁，但我却能听出凛冽话语层层包裹下的温柔。

他跟我说，别怕。

云措呼吸都乱了，一开口，声音里竟然暗含兴奋，「谢临宵，没想到你能走到这里，人都来全了吧。」

此时大战将歇，正是北魏将士最松懈的时候，我心底一突，脸色突变，「谢临宵，撤！」

请君入瓮。

难怪瞿瞿山打得十分顺利。

指定是我爹的计谋。

我恨得咬牙切齿，对着我爹吼道：「我跟他睡都睡了，你害他干什么！」

我爹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呆滞，喃喃道：「爹……爹什么都没干啊……」

万籁俱静里，谢临宵轻笑一声，轻慢道：「狗东西，区区三万兵马，就想把爷困在瓮里，你娘没给你生脑子吗？」

云措不甘示弱，「你四万，我三万，本王不信你一兵一将毫无折损，如今咱们旗鼓相当，我围了你，你插翅难飞。」

谢临宵长枪咣当扔在了地上，长臂一展，扬声道：「拿弓来！」

「不知死活！」云措牵起缰绳，将我死死用匕首抵住，「你不想要这个女人，老子就替你解决了——」

一道光线突兀地自东边升起。

东方破晓。

隐在山壑之中的四万兵马显出了原型。

密密麻麻的草人横七竖八插在山麓下，借着细弱的晨光，才看清真面目。

烈烈寒风中，谢临宵独自一人，立于马上，挽弓如满月，三箭直指云措。

更远的四周，柔然的兵马到了一地，血流成河，四万北魏雄狮将战旗插进猩红的土地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柔然败了。

云措失声大叫，「不可能——」

「嗖嗖嗖——」

箭矢破空，精准地射进了云措的颅腔。

热血喷在我的后颈，烫得我浑身一抖，失去平衡，怔怔地坠向地面。

「囡囡啊……爹来接你啊……」

关键时刻，我爹向前一铺，垫在了我屁股下面。

他哎哟一声，大声抱怨：「囡囡啊，你怎么胖了呢！」

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我跌进一个温热的怀抱。

谢临宵死死将我按进自己怀里，呼吸粗重，「郑宛央，老子来接你了。」

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，方才不觉得什么，如今闻着他身上的血腥味儿，才知道谢临宵这一战打得有多难。

战甲被人砍得支离破碎，后背裂了大口，因方才搭弓时用力过猛，还在往外渗血。

谢临宵的另一只手豁了个口子，深可见骨。

他实在是狼狈，像个丧家之犬。

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谢临宵胡乱地在我脸上抹来抹去，「宛央啊，咱不哭啊，我给你吹吹，伤着哪儿了？」

脑海中突然涌上了一部分不属于我的记忆。

场景突变。

我死的那天，穿着大红嫁衣，房梁上还悬着一根白绫。

窗外杀声震天，谢临宵跪在我身边，神情怔忡。

背后是当今的天子满面怒容，「逆子，你为了她反！你敢为了她反！」

谢临宵双目猩红，声音遥远而真实：「你嫁谁都行，就是不能嫁她！让静和去啊！不是说好了让静和去吗！」

喊道最后，声音里多了一份哀戚。

「静和跑了！」皇上背着手，恨铁不成钢，「朕好不容易骗着她穿上嫁衣，嫁到柔然，她只是个棋子你明白吗？」

谢临宵眼里淌出血泪来，替我擦着脸，喃喃道：「她想当皇后，你不能让她当皇后吗？」

「她是罪臣之女！你做梦呢！」皇帝满脸阴沉，「谢临宵，你怨不了别人，柔然逼死了她，有本事你给朕把柔然打下来！」

场景一转，还是瞿瞿山下，只是沟壑中四万兵马是真，谢临宵搭弓是真。

我爹状若癫狂也是真。

「谢临宵，老夫让你为她偿命！」

早已埋伏好的柔然兵马自四面八方蜂拥而至，兵戈交接，杀声震天。

人们杀红了眼。

谢临宵的身影成了一个小点，混在血色中，那样渺小。

我看着他后背篓里的箭用完了，提起长枪继续。

他像个不知疲倦的疯子，用长枪挑断了好多人的头颅，脚下的尸体很快堆成了山。

可前面是人山人海啊，他一柄长枪，怎么打得过。

他的铁甲破了，前胸被人穿了好几个窟窿，身后的将士一个接一个地倒下，谢临宵撑着长枪，低着头，身上插满了刀。

血水从他身上汨汨流下，淌成一条小河。

这一次，他没有打赢。

却迟迟不肯倒下。

旭日升起的时候，谢临宵的嘴唇动了动，明明没什么力气了，我却听到了他的话。

「宛央啊，你等等我啊……」

春日的鸟鸣将我从睡梦中惊醒，窗外有小姑娘窃窃私语：「都睡一个月了，也不见人醒，会不会……」

「嘘，说什么呢，让王爷听见扒了你的皮。」

我抬手抹了把脸，湿漉漉的，全是泪。

我没有说话，自己孤零零躺了很久。

直到有人推门进来，我眼神缓慢移过去，对上一双满是红血丝的眼睛。

当啷。

碗掉在地上，摔了个粉碎。

谢临宵猛地回头跑出门去，「大夫呢！赶紧找！」

一刻钟后，匆匆赶来的大夫叹了口气，「王爷，您抱得死紧，老夫没法诊脉。」

谢临宵不情愿地松了松胳膊，露出一点皮肉给他。

大夫捋着胡子，眯着眼，「嗯？」

「怎么了？」谢临宵紧张道。

老大夫掐指一摸，「像是怀了，可又不像……」

谢临宵当场急了眼，「你行不行，不行老子请别人！」

最后，谢临宵把全城的大夫都请来了，挨个诊过，的确是怀了。

谢临宵高兴得像条傻狗，抱着我来回走，「宛央啊，你看，孩子真小，我抱着都不嫌沉。」

再也没有比这更白痴的话了。

我得了空，总是望着他出神儿。

「你说，你到底喜欢我哪儿啊？」我问。

谢临宵蹭蹭我，「哪都喜欢。」

一边说着，一边比量着衣服纹样，「你说男孩穿绿的怎么样？」

我抠着指甲，打断了他的话，「挑个日子，把我娶了吧。」

谢临宵抱着我，「那得等岳父大人回京赴任，依我看，咱们就在北地住一段时间，等天凉快点再往京城走，正好那时候孩子也生了，你不怕颠簸。」

我爹因为潜伏柔然，立了大功，前些日子已经离开了北地，回京赴任去了。

前世的阴谋我们心知肚明，谢临宵曾问过我，想不想做皇后，想不想报仇，只要我点头，静和和他父皇的头他立刻给我喇下来。

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

谢临宵上辈子够惨了，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开心地活着挺好的。

回京的行程一再耽搁。

到了十月，我爹重新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宰相，京城来了圣旨，封谢临宵为镇北王，我成为了镇北王妃。

次年元日，我生下一双儿女。

起名谢北安和谢北宁。

谢临宵说，不如就干脆不回去了吧，柔然是他打下来的，自然也要一直守着。

我知道，他是害怕我靠近那个地方。

更害怕某天一觉醒来，一切从头开始。

万幸，十余年过去了。

我和他变得白发苍苍，子孙满堂。

一切安宁。

该盐选专栏共 7 章，已全部读完

[查看详情](#)





盐选专栏

恋人的另一面：甜蜜又烧脑的危险爱情

小柒

共 7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00~~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